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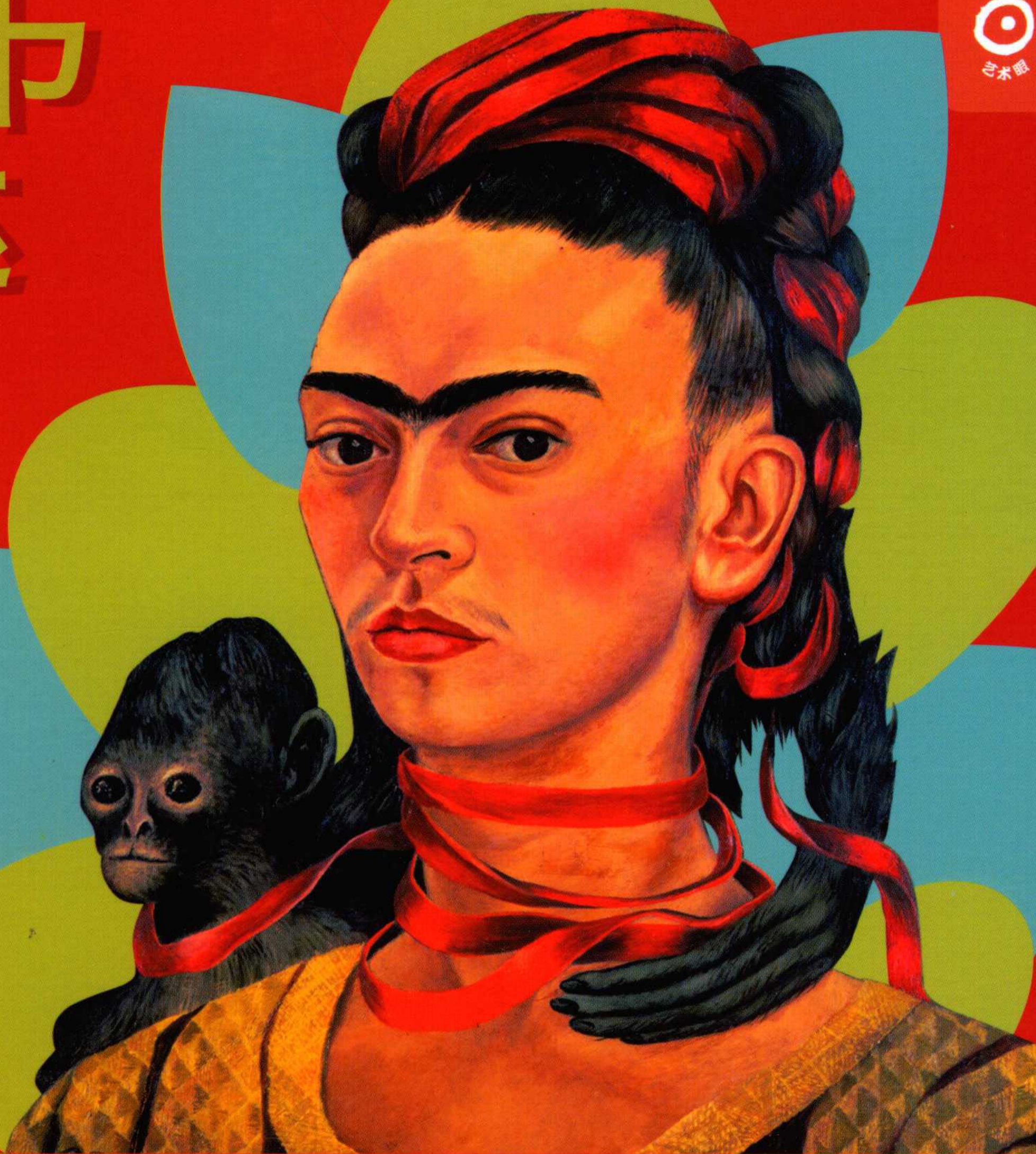


弗里达

这样看

原来可以

「法」桑德琳·安德鲁斯 著 孟小珂 译
(Sandrine Andrews)



Frida
Kahlo



中信出版社·CHINA PRESS

邵大箴（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奚静之（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金韵蓉（著名儿童心理教育家）

★-联-合-推-荐-★

[法] 桑德琳·安德鲁斯 著 孟小珂 译

弗里达

原来可以
这样看



Comment parler de

Frida Kahlo

aux enfant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弗里达原来可以这样看 / (法) 安德鲁斯著; 孟小珂译.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3.6

书名原文: Comment parler de Frida Kahlo aux enfants

ISBN 978-7-5086-4001-3

I. ①弗… II. ①安… ②孟… III. ①艺术教育-家庭教育 IV. ①J ②G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89663 号

Coordination éditoriale: Céline Ottenwaelter assistée de Mathilde le Guern

Conception graphique et maquette: Loïc Le Gall et Clément Chassagnard

© 2011, éditions Le baron perché

30, rue Jacob, 75006 Par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by China CITIC Press © 2013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弗里达原来可以这样看

著 者: [法] 桑德琳·安德鲁斯

译 者: 孟小珂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 889mm × 1194mm 1/24

印 张: 4

字 数: 48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3-0975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4001-3/G · 990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推荐语

Recommendation

人们，特别是儿童和少年，接触经典艺术最大的障碍来自心理的恐惧，似乎那些大师的作品高不可攀。克服心理障碍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直接去感受，去与作品、作者对话。怎样去感受和对话，“艺术眼”系列丛书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向我们做出了解释，帮助我们揭开经典作品的面纱，走近大师们创造的艺术境界，从而得到知识的补充、修养的提高和心灵的净化。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邵大箴

历代大师们创造的艺术品，我们都是可以看懂的，不那么高深莫测。怎样去有效地观看、饶有兴味地去品尝，听听专家们的指导十分有益。在这方面，“艺术眼”系列丛书给我们提供了十分方便的条件，是家长和孩子们的好读物。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奚静之

前言 Preface

从看到弗里达·卡罗的绘画的第一眼起，我们的心中就会充满疑问。过去的艺术家们往往通过历史、宗教或者浪漫主义的题材来表达自我，而弗里达·卡罗却选择了一种直接的方式来表现她的性生活、疾病、痛苦、残疾、心碎的感觉以及她对死亡的恐惧，这些画可能会显得古怪离奇或引人焦虑……

本书将介绍小朋友们会感兴趣的一些作品。也许一部分绘画相比之下会显得令人不悦，但它们同样内涵丰富。弗里达·卡罗坦诚直率地讲述她的生活，所以感人至深；她让所有观众在感觉和她亲近的同时，也对她的生活、她的痛苦、她感知差异的方式提出疑问……对很多艺术家来说，艺术是一种跨越过去悲惨生活的方式。弗里达·卡罗则突出了自己绘画的一个重要作用：超越现实！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弗里达·卡罗就是唯一的一位以关注女性、残疾、身心所遭受的苦难而闻名的女艺术家。这些元素都构成了她力量的源泉。20世纪70年代，女权主义艺术家以她为榜样。从17世纪开始，女性才开始拿起画笔。那时候，女性艺术家人数很少，只能对男性艺术家涉猎过的题材进行再次创作 [如阿特米希娅·津迪勒奇 (Artemisia Gentileschi)、伊丽莎白·路易丝·维热·勒布伦 (Élisabeth Louise Vigée Le Brun)]，或者仅仅局限于表现女性作为妻子或母亲角色 [如玛丽·卡萨特

(Mary Cassatt)、贝尔特·莫里索 (Berthe Morisot)]。弗里达完全挣脱这样的束缚，敢于尝试禁忌的题材。

弗里达·卡罗6岁时患小儿麻痹症，此后便不得不忍受他人的异样眼光，并接受自己身体与大家不同的现实。多年以后，一场严重的车祸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然而，任何挫折都没有阻止弗里达享受自己的人生，摆脱当时观念的束缚去获得自由。她与迭戈·里维拉 (Diego Rivera) 结婚 (两次)，并且凭借绘画营生，这些绘画的题材在当时引起的争议比今天还要大！尽管身体残疾，弗里达却很少抱怨，以自己的性格魅力深深地吸引着周围的人。就这样，弗里达克服艰难困苦，不断超越自己，过上了“正常”的生活。最后，如果说痛苦会像弗里达所经历的那般难以忍受，那她的经历则告诉我们，艺术可以帮助人们承受所有的苦难……

目录 Contents



前言

VI

第一部分 弗里达·卡罗：描绘痛苦

第二部分 作品赏析

如何阅读作品赏析？	030
应该向什么年龄段展示哪些绘画？	031
01.《墨西哥与美国交界的自画像》	034
02.《亨利福特医院》（《飞翔的床》）	038
03.《祖父母、我的父母与我》	042
04.《我的奶妈与我》（《吃奶的我》）	046
05.《我所见到的水中景物，水之赐予》	050
06.《两个弗里达》	054
07.《与猴子在一起的自画像》	058
08.《毁坏的圆柱》	062
09.《受伤的鹿》	066
10.《生命万岁》	070

第三部分 附录

哪里可以欣赏到弗里达·卡罗的主要作品？	076
了解更多	079

“我画自己的现实。

我只知道一件事：

画画对于我来说是

一种需要”

第一部分

弗里达·卡罗：描绘痛苦

弗里达·卡罗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如此与众不同。作为一名画家和女权主义者，弗里达当时已颇有名声。在其非凡的一生中，她与那个时代诸多声名赫赫的人物相识，他们都为弗里达所倾倒：超现实主义的奠基者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画家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胡安·米罗（Joan Miró）、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以及共产主义政治家和理论家列夫·托洛茨基（Léon Trotski）。她的丈夫是以创作壁画闻名世界的墨西哥画家迭戈·里维拉。尽管他们之间的悲欢离合常常成为报纸的头条新闻，弗里达这位身着墨西哥民族服装、有着惊人美貌的浓眉女子，却常常躲在她的玩笑话、她的微笑和自画像之后，只表现她愿意示人的那一面：一个永远美丽、快乐、有吸引力的弗里达。事实上，画中她的脸庞总是像一张没有表情面具，隐藏着萦绕她的不安和车祸带给她身体的疼痛。弗里达需要被爱的感觉，需要外界的帮助来支撑她，照顾她。

墨西哥的蓝房子

1907年7月6日，玛格达莱娜·卡门·弗里艾达·卡罗·伊·卡尔德隆（Magdalena Carmen Frieda Kahlo y Calderón）出生在墨西哥城郊外的科约阿坎（Coyoacán）。人们叫她弗里艾达（Frieda），这个名字在德语里是“和平”（Frieden）的意思。1933年，德国的纳粹主义向着让人担忧的方向越走越远，弗里艾

达·卡罗删去了姓名中的字母“e”，变成了现在的名字弗里达（Frida）……她是吉列尔莫·卡罗（Guillermo Kahlo）和马蒂尔德·卡尔德隆（Matilde Calderón）五个孩子里的老四，就在出生的前几天，她的一个哥哥刚刚因为肺炎去世。弗里达的母亲饱含着希望迎来了她的降生，希望能取代不久前失去的孩子。刚出生的弗里达由一名奶妈照顾。在弗里达出生11个月以后，她的妹妹克里斯蒂娜（Cristina）来到了人间；两姐妹非常亲密，如同双胞胎一般，她们分享所有的东西：儿童时期，分享玩具；长大后，分享秘密和爱人……在《祖父母、我的父母与我》（*Mes grands-parents, mes parents et moi*, 详见03号作品）与《诞生》（*Naissance*）这两幅画中，弗里达·卡罗展示了她的童年、家庭，还有她父亲在墨西哥城郊外修建的那座“蓝房子”。《诞生》这幅画把我们带到了蓝房子中的一间，她的母亲可能就是在这里分娩的。在这幅可怕的画里，马蒂尔德·卡尔德隆正分开双腿生下弗里达。床单被鲜血染红，婴儿却只露出了脑袋；没有任何人在旁边帮助她拉出孩子的胳膊。这位母亲躺在床上，脸被白色的床单覆盖，似乎已经死去……在床的上方挂着一幅流泪的圣母画像，她伤透了心，面色铁青，使人想起那些眼睁睁看着孩子去世的母亲们内心的悲伤之情……画家将孩子的诞生选在了一个不祥的日子，似乎她的出生和想象中她母亲的去世以及她哥哥的死亡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来到这个世界上只是一切不幸的开始罢了……弗里达是四姐妹里最依赖母亲的一个。

弗里达的父亲原名威廉·卡罗（Wilhelm Kahlo），是一名匈牙利裔犹太人，1872年生于德国。在19岁的时候，他决定在父亲的帮助下移居到墨西哥。他把名字改成了西班牙语里的同义词吉列尔莫，他在很多家商场里做雇员。他结了婚，有了两个女儿，但是他的第一任妻子在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去世了。不久以后，

他娶了弗里达的母亲马蒂尔德·卡尔德隆，并且把两个大女儿送到了教会学校。吉列尔莫向他的岳父学习了摄影，之后便以此为生。在波菲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íaz）独裁统治时期，他完成了一项前西班牙时期和殖民地时期的建筑古迹清点工作，这不仅让他成为第一位记录墨西哥文化遗产的官方摄影师，也让弗里达一家生活宽裕，直到墨西哥革命的到来才改变了家里优渥的经济条件。1910年，独裁者波菲里奥·迪亚斯靠篡改选举结果获得连任。年轻的地主弗朗西斯科·马德罗（Francisco Madero）在潘乔·比利亚（Pancho Villa）、埃米利亚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等革命者的支持下领导了一场全国性的起义。弗里达当时3岁。之后，她便说自己生于1910年7月7日，将自己的生日和墨西哥的重生之日联系在了一起。墨西哥在此后的10年间局势持续动荡。尽管政府一届又一届地不断轮换，改革仍在不断进行：学校开始对所有人开放，土地重新回到农民的手中。墨西哥人民终于可以重新当家做主，彻底抛弃了迪亚斯时代蔑视本土文化的文化经济模式。[迪亚斯甚至在脸上抹粉，试图让人忘记他米斯特克印第安人（Indien mixtèque）的棕色皮肤！]墨西哥人逐渐构建起一种新的身份认同，他们越来越为自己的出身感到自豪。哲学家、法学家安东尼奥·卡索（Antonio Caso）这样鼓励自己的学生：“将你们的视线转回墨西哥的土地上，回到我们的习俗、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希望和愿景，回到我们自己！”每当弗里达走出家门，她便沉浸在这样一种怒气和热情交织的激进氛围之中。

跛脚的弗里达

弗里达在6岁时得了小儿麻痹症，如今，儿童通过接种疫苗已经极少患上这种疾病了。在最严重的情况下，小儿麻痹症会导致脑膜炎并伴随对脊髓的损伤。这会造成下肢肌张力丧失，腿部出现畸形，而这就是弗里达遇到的状况。在9个月的恢复期里，

她的父亲一直鼓励她进行锻炼来恢复萎缩的肌肉功能。尽管她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最终右腿还是更细一些，右脚也没能正常发育。正是从这一天开始，她意识到自己和别人的不同，察觉到自己的不正常，她开始在着装上花费心思来试图掩盖自己难看的腿部：她穿着长裤或者羊毛长筒袜，即便到了夏天依然如此。小孩子们叫她“跛脚弗里达”或者“木头脚弗里达”。从她生病以后，弗里达感觉到父母对自己更加宠爱了……她一直最受父亲的喜爱，父亲教她使用相机、冲洗胶卷、给底片上色。

1922年，弗里达·卡罗进入了国家预备学校（l'École préparatoire nationale）学习，这是墨西哥最好的学校之一。学校位于首都的市中心，她需要坐一个小时的巴士上学……弗里达不是一个非常老实的学生，她更喜欢和“帽子男孩”（Cachuchas）待在一起，这是一群喜欢戴棒球帽的毕业班男生，偶尔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弗里达戴着9号帽子，是其中年纪最小的一个。她跟着男孩子们到处跑，读他们推荐的书籍，和他们一起搞恶作剧扰乱课堂，她的鬼点子常常让人大吃一惊……在这群男孩子里，弗里达遇到了她的初恋，亚历杭德罗·戈麦斯（Alejandro Gómez）。

死亡的有轨电车

在1925年9月17日，墨西哥独立节这一天，弗里达和亚历杭德罗一起上了一辆巴士，途中一辆有轨电车撞了上来。亚历杭德罗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场景：

“有轨电车的两节车厢慢慢地向巴士靠近，撞上了车的中部。电车慢慢地推着巴士移动。非常奇怪的是，巴士好像变得很有弹性，虽然不断地发生弯折，但是坚持了一段时间一直没有折断。这辆车的两侧都装有靠背座椅。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的膝盖和

坐在我对面人的膝盖挨在一起；我坐在弗里达旁边。当巴士已经变形到极限的时候，爆裂成了无数的碎片，电车仍然往前开着，碾过了很多的乘客……令人惊异的事情出现了：弗里达一丝不挂了。剧烈的冲撞撕开了她的衣服。当时公车上的一名乘客，应该是一个油漆工，身上带着一盒金粉。盒子打开了，金色的粉末撒满了弗里达血淋淋的身体。人们看到她的时候都惊呼：‘芭蕾舞演员，芭蕾舞演员！’因为她当时全身金黄色，人们以为她是一个舞者……我把她抱起来，惊慌地发现一根铁扶手穿过了她的身体。旁边的一个人说‘必须把它取出来！’他用膝盖顶住弗里达的身体，喊道：‘一起用力！’”在救护车到达之前，她被抬到了一间台球室，固定在一个玻璃柜上；亚历杭德罗则已经忙着去找自己的大衣了。

上帝眷顾的弗里达

弗里达的伤势非常严重，就连医生都认为无力回天了。她的脊柱断成了三截，锁骨和肋骨碎裂。她本来就有残疾的右腿上有11处伤口，右脚脱臼并且骨头也被压碎。一根钢铁的栏杆穿透了她的腹部，栏杆从左侧腹部进入，从阴部穿出。弗里达的父母被这场车祸惊呆了，他们没有勇气去见自己的女儿；但是，当弗里达恢复意识之后，她想要见到自己的父母。“我的妈妈回忆说，她当时由于受到心理上的冲击，有一个月都没有说话。我的爸爸由于悲伤过度生了病，我有20多天的时间没有见到他。我的家里还没有人去世过。”[拉克尔·蒂博(Raquel Tibol)，《记事》(Crónica)，第32页。]有一个月的时间，弗里达的身体就像被关在一具石棺里，只能平躺着。到了1925年12月，在事故发生的3个月后，她就能够重新走动了。她没能通过学校的考试，也没有再重新注册学籍，因为她的父母在支付了昂贵的医药费以后，已经无法再负担她的学费了。这次车祸以后，亚历杭德罗和她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尽管弗里达还在不断地从蓝房子里给他写

信，他却疏远了弗里达。她在信里向亚历杭德罗表达爱意，诉说自己有多么需要他陪伴在身边：“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你是那么的温柔，因为你是如此爱我，我用我全部的灵魂请求你永远不要离开我，你知道我的状况，你知道我不能依赖我的父母，所以唯一能照顾我的人，就是你。”弗里达在1926年3月13日的信里这样写道。为了让他回到身边，弗里达为他画了一幅自画像，画中的她眼神勾人，衣着暴露。她试图去诱惑他，成功了一段时间，但是亚历杭德罗不再爱她了，后来他离开墨西哥去了欧洲，而弗里达依然坚持给他写信……

画家的公主床

在车祸过去近一年以后，弗里达·卡罗因为背部疼痛再次住进了医院。医生对她的脊柱作了X光检查，发现腰椎已经折断。为了进行治疗，她必须穿9个月的石膏胸衣。躺在房间里的弗里达·卡罗无法活动，从未认真考虑过画画的她向父亲借了一个油画箱和几支画笔。她的母亲给她做了一个画架，让她能够躺着作画，因为穿着石膏胸衣连坐都坐不起来！她的床变成了一个公主床，床顶上装着一面长镜子。这样，弗里达就可以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完成最初的那些自画像了……

弗里达·卡罗从未创作过与车祸有关的绘画，尽管这场事故彻底改变了她的一生。这次悲剧直接的记录只有一幅名为《事故》（*L'Accident*, 1926年）的小型画，以及一幅弗里达在20世纪40年代找到的作品。这幅作品是一幅祈愿画，一些家庭请画师创作这些画，然后摆在教堂里的圣人旁边，他们希望通过这些图画向圣人们祈祷或者致以谢意。弗里达买的这幅画表现的是一辆撞上电车的巴士，一个小女孩躺在地上。弗里达给画里的受害者加上了鸟翅膀形状的眉毛，并写下了这样一段话：“G·卡罗

和M·C·卡罗夫妇感谢圣母把他们的女儿从1925年发生在古阿塔莫桑（Cuahutamozin）和卡尔萨达·德·特拉尔潘（Cazada de Tlalpan）路口的车祸中拯救出来。”弗里达从这些广受欢迎的小型画中汲取了非常多的灵感。她和创作这些小型画的画师一样，在金属的画板上，用天真甚至有些幼稚的笔触以及不那么协调的色彩和透视关系，以一个重要场面来讲述一整个故事。

墨西哥的文艺复兴

在革命过后，在总统阿尔瓦罗·奥布雷贡（Alvaro Obregóns）和文化部长何塞·巴斯孔塞洛斯（José Vasconcelos）的支持下，墨西哥开展了一项声势浩大的扫除文盲工程，还有一场规模庞大的弘扬墨西哥传统文化的运动。在西班牙人占领墨西哥之后，墨西哥的本土文化——尤其是阿兹特克和玛雅文明——在欧洲文化的冲击下消失殆尽。在墨西哥革命后，墨西哥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要求的是一种能反映他们的过去、尊重他们的文化、重视民间文化的艺术。迭戈·里维拉就是这批新生代艺术家中的一员；他在公共场所绘制壁画，他的壁画突出了革命理想，向共产主义思想家和人民致敬。1928年初，弗里达的朋友，赫尔曼·德·坎波（German de Campo）把她带进了一个围绕在古巴共产主义者胡利奥·安东尼奥·梅利亚（Julio Antonio Mella）身边的青年圈子中。这个共产主义者在流亡，弗里达对他的同伴蒂娜·莫多提（Tina Modotti）颇有好感，蒂娜是意大利裔的女艺术家，在1923年离开加利福尼亚到了墨西哥。正是在她的家里，弗里达遇到了迭戈·里维拉。弗里达还记得在那晚的聚会上，她既为里维拉的魅力着迷，又感到有些害怕，因为里维拉在聚会上朝着留声机开了三枪。这个从来没有上过绘画课、只画过几幅画的女孩子，在几天以后鼓起勇气来到了文化部，想要知道他对自己作品的意见。迭戈·里维拉，从3岁起就在他卧

室的墙上画满了画；他身上的艺术天分得到了父亲的鼓励，他父亲把墙都糊上了黑色的画布！当弗里达遇见他的时候，他已经是墨西哥最有名的画家了。他刚刚作为共产党代表团的一名正式成员，借着前苏联纪念十月革命10周年的机会访问前苏联，并在那里度过了9个月的时间。他曾经想在前苏联完成一幅壁画，但是因为遇到种种意见分歧和阴谋阻挠未能如愿。迭戈非常欣赏弗里达首批自画像中的一幅，并且让她为下一个周日再创作一幅。他向她保证会去她的家，去蓝房子欣赏她的画；下一个周日他也会来……

鸽子和大象的结合

1929年8月21日，弗里达·卡罗嫁给了比他大21岁的迭戈·里维拉！当知道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一个离过婚的男人，一个无神论者，在前两段婚姻中已经有了3个孩子，同时公开宣扬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男人，弗里达的母亲感到非常震惊。弗里达的父亲则要现实得多：他知道迭戈非常有名，弗里达可以通过他让更多人知道自己的画；尤其是他有足够的钱来支付女儿的医药费，说不定哪天还能把他们已经抵押的房子赎回来。《弗里艾达和迭戈·里维拉》(Frieda et Diego Rivera) 这幅画就表现了一对年轻的夫妇：女画家弗里达很可能就是从她自己和里维拉的结婚照中得到了灵感。迭戈·里维拉同样丑得出名，他常常被比作癞蛤蟆！他体形庞大：重150公斤，身高1.8米。在弗里达的画中，他有一双巨人的脚，裤子遮住了他的大肚子，手里拿着调色盘和画笔；而一旁的弗里达显得柔弱无比。她倚靠着大象般的丈夫，脑袋微微倾斜。她“全副武装”地进入了迭戈的公众生活：她总是身着类似墨西哥农妇所穿的长裙，围着披肩，戴着首饰，把头发